



记忆中的「涨大水」

寇华东

前几天，衢州地区下起了暴雨，这是每年一度的夏季汛期来临了。今年的下雨时间比较集中，雨量比较大，导致各条溪流中水位急速上升，部分地块的大水溢到了道路上，甚至进入了低洼处的房子当中。这时微信朋友圈里，抖音视频中，各种洪水场景开始频频出现，各种调侃也充满了屏幕。

这种情况在衢州民间被称之“涨大水”，属于自然界正常的气候现象，并不奇怪，自古以来每年都有发生，水患或多或少也会对老百姓和社会造成一定的灾害。所幸的是现在的政府有担当，已基本完善了沿江水利防洪基础设施，加上天气预报预警及时，各级政府部门防洪协调得力，所以这次“涨大水”虽然来势汹汹，但对群众的正常生活和社会秩序并没有造成多大的影响。

滔滔洪水敲开了我儿时的记忆，每年都有涨大水的情景。小时候特别喜欢跟在大人后面，站在江边的山头上，看着洪水在脚下奔腾而过，那时还经常看到洪水中夹杂着房料、树木、木头家具、农具，甚至还有见到过整群的鸭子等家禽以及猪羊等被洪水冲走。

上了初中后开始近距离接触“涨大水”，特别是 1989 年亲身经历过的两次“涨大水”，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记。那一年我上初中二年级，家住当时的衢县廿里区上字乡石塘背村，村头就是衢江的主要支流——江山港，学校在河对面 6 华里处的鱼头塘村，所以每天渡船过河也成了我们这些初中生的必修课。

那时候的江山港没有砌筑防洪坝，溪滩很宽，河道随着季节的水量变化也可大可小，汛期时整个溪滩全部被水域填满，旱季则反之，溪滩又重新占据了水域，甚至可以徒步过河。那时也没有桥梁，平时过河都靠一艘人力航船摆渡。

石塘背村座落在一个红砂岩地质的山坡上，坐北朝南面临着江山港，村中房屋顺着山坡地形依次排开，错落有致。远远望去，整个村落的布置像极了布达拉宫。村中随处可见石塘的遗址，村名也由此而来。听村里老人说，古代就是一个采石场。以水运为主的古代，采下的石头可以直接装船运往下游的衢州府、兰溪府，只是石塘背的石料石质太嫩，硬度太低，

容易风化，只适合修建城墙和垒民房墙体用。

我的发小吴公方同学，他的祖上就是石料场的矿主。据说当年的吴大老板进城踩个脚，衢州府城都要摇三摇，但这也导至了他爷爷直接被划成了“地主”。所以吴同学没有享受过家中有矿的待遇，只是和我一样每天乘坐摆渡船，再徒步六华里去上学。

1989 年的那两次“涨大水”分别为春汛和夏汛。记得春汛在开学的第三天，正月刚过不久的春天，天气还是有些冷，我还穿着毛衣加小棉袄，江山港里涨起了大水，汪洋一片，石塘背村的人力摆渡船直接罢工停运，我们这些初中生只有往隔壁的文塘村去乘坐以柴油机为动力的“机帆船”过河。

“机帆船”冒着黑烟，“突突突”吼着向洪水滔天的河面中间驶去，行至河面中间时突然熄火了。那一瞬间，机船在几十个孩子的尖叫声中被急流水浪冲得方向完全失控，船体在洪水中摇晃着飞快地往下游冲去。非常万幸，几分钟后，船被冲到了河道靠岸边的浅水处，这时船公准备用竹篙将船撑回岸边。可就在这时，船体“嘭”的一声又撞到了暗礁上，撞击带来的巨大惯性使站在船弦边上的吴公方同学直接被抛到河里，瞬间被急流的洪水冲出几十米远。船上所有人都被吓坏了，有女同学甚至哭喊出声来。船公也紧张地开始脱衣服，东张西望着准备跟着跳河救人。很快船公穿上衣服不跳河了，因为吴公方同学毕竟是河边散养长大的，打小又一直当着班干部，反应快，综合素质强，落水瞬间就扔了饭盒，弃了雨伞，蹭掉雨鞋，但是书包是命根，权当救生圈了。只见他扑腾扑腾用狗刨式自个游回了岸边，脱了衣裤稍作拧干，倒掉了书包里的积水，赤脚到富里村大伯家烘火去了。

这是我到目前为止在汛期时经历过的最危险的事。后来得知机船在河道中间熄火的原因是船公在开船前忘了添加柴油了，行驶河面一半时竟然断油了。幸好最终化险为夷，村民们大都淳朴厚道，这件事情成为了一次经验教训，也让我养成了做事喜欢反复检查的习惯。

第二次则是夏汛了，也就是在现在的 6 月下旬时间段。夏汛往往比春汛更为汹

猛，那一天的雨量特别大，河水一直在暴涨，早上还可以乘机船过河，下午机船也宣布停运了。通知到了学校，让我们这些学生就近投靠亲友。可我家在石塘背村是外来户，在周边村庄根本没有亲戚，口袋里也没钱，就算有钱也没用，所在学校的村庄根本没有旅馆。还是亏得发小吴公方同学拉上我，去上字村投靠他家亲戚去了。上字村位于石塘背村上游约五华里左右，古代曾经是个繁华的水运码头，两个村庄隔着江山港，而且上字村与石塘背村都以吴姓为主，同属一脉，600 年前明朝洪武时期，石塘背吴姓始祖吴冠宝从上字村迁出独立落户建村。

到了上字村，雨还是不停得下。吃了晚饭后，村里开始敲锣，号召青壮年去江边加固堤坝，说是洪水快挡不住了，有可能会淹到村里来，要求每家每户做好抗洪措施。于是整个村庄沸腾了起来，男人们扛上工具奔向堤坝，其他人则在家里把粮食等重要财产往地势高处搬，有的把缝纫机、自行车等重要财产绑在屋柱上，吊在房梁上，有的甚至把猪圈里的猪都拉上了房子的二楼。而我们这些半大孩子则被告诫呆在家中不准乱跑，整整一夜喧嚷嚷嚷。幸运又一次降临，上半夜河道上游雨停了，洪峰势头减弱后顺利过境，村庄平安无事。

第二天，那些发生在前一天晚上的机、车上梁，猪、畜上楼的事迅速在村民们当作笑谈传开了，以至于到现在我都清晰记得。但对于那些躲过一劫普通的村民来说，这些笑声应该也是一种幸福的快乐。

经历过那一年的两次“涨大水”，再看如今面对“涨大水”时社会各阶层的镇定从容，由衷感受到社会发展带来那日新月异的变化。如今江山港上摆渡船已成为历史，两岸防洪堤全线筑成，沿江公路、跨江大桥相继落成，天堑成通途，天灾再也无法在人间肆意妄为，也使我那些曾经的经历成了永久的回忆。

吴同学也成为了一家颇有规模的汽车销售公司老板，虽然他的仓库里全是汽车，但他仍然喜欢骑着自行车往返于村庄与城市之间。或许这就是我们曾经所期盼中的国泰民安、生活富足的理想状态吧。

愿我们的祖国更加繁荣富强，人民生活更加幸福安康！

赞衢江设区 20 年来之新兴

崔经琦

众所周知，衢江区是几经更迭，在一片乡野中建立的一个县制行政机构，在历届区党政领导、广大干部群众共同奋进、艰苦创业中逐步崛起，成为浩浩衢江之畔一颗耀眼的新星。

发展表明衢江新城是在引进造纸、机械等产业及其相关联服务业的配套后，通过人口集聚而兴起，渐向繁荣，完全符合城市的起源和发展规律，产业和城市同步，是城镇化必由之路。

山川秀丽是大自然对衢江人的馈赠，衢江抽水蓄能电站建设便是例证。向大自然科学索取，为国家提供清洁能源做贡献，造福人民。

衢州港衢江港区大路章作业区二期工程完成后，新设置的 500 吨级多用途泊 11 个，年吞吐量达 320 多万吨，届时衢江将出现一片繁华景象。

去年 12 月开工建设，预计今年 8 月竣工，占地达 38 亩的衢江区教育服务中心即将投入使用，这是为教育服务的专业组织，集行政、教研于一体，必将为党育人、为国育才做出新贡献。记得区委书记周向军来衢江后的首次老干部座谈会上，提到区党政领导要抓好教育、卫生两大工作。现在成果显现，优质教育资源的引进（如衢江杭州育才中学）和卫生部门的“招贤纳士”，对全面提高市民素质意义深远，功在当代、利在千秋。

风雨二十年

——庆祝衢江区建区二十周年

廖元龙

二十岁，看起来还是个孩子
已经历那么多风风雨雨
走出艰难和困苦之后
青春靓丽
风华正茂
而且战功赫赫
策马横刀

你是东迹渡红岩中蹦出的孩子
脱胎的那一刻
“哇”的一声
响彻云霄
你出生贫穷
光着身子，赤着脚丫
勇敢地走向荆蓬
然后驻足衢城东方

你是一个特别聪明的孩子
喜爱学习，善于提高
学习城市规划和建设
把自己变成一个现代设计师
交上了一份科学又美丽的新城答卷
学会招商引资发展经济
用一对勇于担当的肩膀
扛起一副由穷变富的重担
学会城市管理，让人们安居乐业
将街巷、江堤、管网、绿化等一一梳理
城市环境变成了一幅美丽的画卷
教育、文化、法治、信仰等城市文明提到了高水平

你是一个非常坚强的孩子
缺乏财力
面对荒野
没有被穷压垮

敢于人先
以优惠的政策把凉土烧热
一张城市的白纸
一方工业零基础
一万不到的人口
一亿不到的财政收入
一种又苦又累的现状
你以一个团结担当的班子
一支吃苦耐劳勇于牺牲的干部队伍

一方有觉悟的群众
一颗滚烫滚烫的心
一种战无不胜的顽强作风
一本很细很细的帐目
一种难以想象的创造力
默默以对
厚积薄发
你是一个无比奋进的孩子
十年磨一剑
二十年敢叫日月换新天
大蓝图彰显大发展
大数据体现大作为
大手笔决定大踏步
大思维表现大谋略
城乡统筹，发展一体，从远方的梦中快速走近自己想要的生活

你是一个前程无量的孩子
不，过了今天
你不再是过去的孩子
已经是一个热血青年
你朝着 2035 的目标
做好了充分的准备
鼓足了劲
挺起了腰杆
坚起了肩膀
更加努力，更加担当
再一次整装待发
扬帆起航

乌溪江

（文学副刊）



美丽衢江 邵秀清

黄甲山塔的由来和传说

戴如祥

黄甲山塔，又称“孟家塔”，是一座明代楼阁式砖塔，屹立于衢江北岸。此塔位于云溪乡孟姜村黄甲山自然村，地处邵源溪下游与衢江汇合处。2011 年 1 月被列入入省级文物保护单位。它就像一位仙风道骨的老者，上凌三衢苍穹，俯瞰衢江大地一是云溪百姓乡愁记忆中一处最重要的地标。

据民国《衢县志》记载：“黄甲山塔建于明万历三十七年（1609），主持建塔者是兵道曹栋郡守韩邦宪”。该塔又称“孟家塔”，是六面九层楼阁式砖塔，塔高约 41.9 米，塔壁厚 1.2 米，塔室直径 3.29 米，基座须弥座式，底层西南面辟壶门，可进入塔内，门额上和第二层塔西南面，分别有“双塔耸秀”和“抵柱凌霄”的砖雕文字，字迹均已模糊，二层以上每层三面辟有壶门，方向各自错开，各层间施叠涩出檐，每面檐下设一斗三升斗拱两攒，塔层层向上递减，呈直线收缩，整体完整，塔顶相轮向北倾斜。

听说黄甲山塔下原来是个船舶停靠地。以前上方的石灰和草纸等山货物资，都要从此上船销往各地。这里相当现在的一个自

贸区，很是繁华。

时建此塔，主要是起导航作用。黄甲山塔西南面临衢江，南面乌溪江、上山溪等流域的水脉，高耸而立的黄甲山便成了建导航塔的最佳处。黄甲山塔保存完整，有明确纪年，结构严整雄伟，工艺精细而坚固，外观端庄秀丽，砖雕石刻各具特色，黄甲山塔作为衢江区古老文化的象征，是衢江区不可多得的人文景观，它不仅展现了我国古代造塔艺术的成就，也给人们美的享受，这对研究浙西地区历史建筑提供了实物资料，有着较高的历史、艺术、科学价值。

黄甲山上游咫尺的塔底鸡鸣山，同期山上建有一座鸡鸣塔，衢江北岸两塔相映成趣。有诗云：春汛如潮涌，万箭下江东，落日呈余辉，古塔现峥嵘。因此塔逼近衢州机场又恰处航道下，影响飞机起降，惜上世纪五十年代初，为扩建机场而将其炸毁。

说起两塔，曾流传着不少神奇的传说。

人们说，黄甲山对岸樟潭似飘浮在衢江上的一条船，百姓因此而遭水患，苦不堪言。有位仙

人指点说，在黄甲山和塔底鸡鸣山各建一塔—这两塔就像撑船的竹篙，一前一后定能镇住像漂浮的衢江航船一样的樟潭，从此樟潭便可免受水灾。于是两岸百姓聚财倾力，耗时多年，在万历元年开始建塔，后在衢州郡守韩邦宪的支持下，终于同期修成了两塔，完成了两岸百姓的长年夙愿。

在民间还流传着一个师徒建塔的传说。据说两塔分别是由一对师徒建造的：黄甲山塔是由徒弟建的，鸡鸣塔是师傅造的。按建塔要求，规定都要在同一日期建好，截止以鸡鸣为号。徒弟勤勤恳恳，一鼓作气，从不偷懒；师傅自恃技高，做做停停，从容悠闲。到了规定时日一声鸡鸣，徒弟造的塔已像模像样地完工；而师傅造的塔还差个塔尖尚未完成，便急急匆匆随手抓了一块带草的泥巴，重重地压上当作了塔尖。看似塔身虽好，则是塔尖歪歪斜斜，看着很是别扭。可谓“弟不必不如师，师不必贤于弟子。”关键做事勤恳尽责最为重要！

据载，鸡鸣塔顶虽后加固为纯铁所铸，重千余斤。然民国四年农历六月二十四夜里狂风大作，